

## 扬数字洪流，奏诗意牧歌

□舟山中学2023级9班 袁澜宵

“我沉于想象之中，又被现实紧紧控到，我无时无刻不感受着自我的分裂。”

恰如余华在《活着》中所言，当人工智能强大到足以给出一切答案，挣扎于古诗文背诵间的学子，是否还有记忆的必要？依我之见，数字洪流之下，更应奏响诗意牧歌。

人工智能的崛起实质上反映出物质饱足时代下工具理性的狂飙突进。当物质的“饥饿感”得到缓解，人类对于精神层面边界的探寻和追问便如野草般疯长。通过日益进步迭代的科技，一步步实现对世界祛魅。

然而，当世界的本质被缓慢揭示，工具理性大行其道，高歌猛进的物质成就之下，我们是否看见人类精神世界的空虚和价值追求的衰落？古诗文背诵是应试的需求，但其所映射的，在数据主义之下人文精神的回归，恰恰是我们所需要的。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作为“鸟之两翼，平之双轮”，共同构建了完整而健全的人类社会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古诗文，更需要人文的温度。

也许有人又会生出这样的质疑：“倘若只是需要人文精神，诵读是否就已足够？”毫无疑问，诵读并不足够。未经内化的知识不足以成为人类所真正掌握的知识，其只是存在，却并无意义。正如康德所言：“人是目的而非手段。”正是由于人的探索、内化和创造，知识才得以不断传承，逐渐丰富。

内化知识并不只为了现在，而是将目光投至未来，若无一代又一代传承者的筚路蓝缕、夙夜匪懈，人类又何以走出历史的黄沙，创造出人工智能呢？又或是在未来，当人工智能反过来成为人类的对立和威胁，一无所知的我们，是否又有与之角力的底气呢？

退一步而言，古诗词中蕴含的深刻文化底蕴，乃是中华民族立身之基、精神之源。当我们体会不到“舍南舍北皆春水，但见群鸥日日来”的闲适，看不见“而今已亭亭如盖”的枇杷树下的伤感，听不见屈原“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”的悲叹。嗅不到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的芬芳……如此，我们又将如何自处于中华大地？如何与中华民族产生群体共鸣？

科技固然助力文化的传承，但也必将赋予文化以新的活力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能够缺席。人类千百年来做的梦，并不因阿姆斯特朗的一个脚印而坍塌，相反，我们呼吁智能与文化一道，焕发出更加持久的生命力。

正如黑塞所言：“我不能自诩洞明世事，从过去到今天，我一直是一个寻觅者。”我们不应受困于数字洪流，而应选择乘流击汰，于数字洪流之间深种文化沃土，“聆听自己血液的簌簌低语”，奏响生命的诗意牧歌。

## 外公小传

□沈家门中学2024级1班 周沁萌

外公的人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，但他从未气馁，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——办法总比困难多。年轻时，他不断学习，通过自身努力，抓住机遇，最终改变了命运。虽未大富大贵，也算是苦尽甘来，颐养天年了。

外公生于1947年底，祖籍宁波鄞州，幼年随家人迁至沈家门。因是家中长子，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，他早早就挑起了家里的重担。小学毕业后，外公拿着学费站在校门口踌躇许久，最终放弃学业，拿着学费回家贴补家用。

中断学业后，年少的外公开始砍柴种菜，干活挣钱，18岁正式参加工作。20岁时，外公作为知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，乘坐绿皮火车奔赴宁夏，那时是1966年6月。此后，外公在那里度过了15个春秋。

随知青队伍到达宁夏后，外公前往青铜峡，加入了当地的农业生产队。每日在生产队里种植水稻，赶着毛驴到田间运送肥料。那时的生活物资十分匮乏，因此每隔一周就要步行十里到镇上赶集。尽管条件艰苦，外公依旧不忘学习技能。最终通过自学，成为生产小队会计。因受自然条件限制，当时一年当中只有半年时间能进行生产，但外公每月还要在为数不多的工资里抽出一部分汇给家里。

1971年有单位招工，外公先当出纳，后转会计。第一家单位是搬运队，后又调至运输公司和汽车保养厂。其间经人介绍与外婆相识，并于1977年春，借别人的房子结了婚。1978年秋，妈妈出生，被送回舟山，由我的太婆太公抚养。而外公在妈妈3岁时才结束知青生涯，回舟落户。

外公回来时恰逢他的父亲退休，外公顶上了这个名额，到原粮食系统下属单位继续担任会计一职，直至退休。退休后的外公继续发挥余热，远赴广东给舟山一家水产品分公司做会计。直至2008年我出生，外公立即停止工作，回来帮妈妈抚育我。直到把我养到上幼儿园，他才真正开始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。

记得在读幼儿园前，外公每天都带我去外面玩。白天，我们常常会去爬山、逛公园，或是坐着公交车去各处转悠。晚上，外公常带我到沈家门滨港路去看人家放风筝、唱歌、跳广场舞。外公每天还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。我就像一条小尾巴一样跟在外公身后，周末要回自己家还不乐意。

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候。等上了幼儿园和小学，外公继续负责接我放学。无论风和日丽还是刮风下雨，总能看见外公早早地等在学校门口，一看到我就接过我的小书包，和我一起散步回家。直到我读小学四、五年级，能独立乘坐公交车回家了，外公才完全放手。每逢寒暑假，外公又会跑来我家，给我烧菜做饭，生怕我饿着。

每当和外公走在路上碰到他的朋友时，他总是热情地打招呼，且聊得不亦乐乎。事后还向我介绍这是他的哪一位朋友，彼此之间又有什么故事。在2022年举行的普陀支宁青年56周年联谊会上，外公又见到他的老朋友们。大合照上的他们个个笑容满面，外公是笑得最开怀的那个。

2024年初，外公不幸旧病复发。到了4月中旬，已瘦骨嶙峋。我去看望他的时候，他还劝我要抓紧时间学习。外公瘦成了我不认识的样子，我非常悲伤。就在我中考前夕，外公最终驾鹤西去，享年77岁。实在不敢相信，这么疼爱我的外公就这样走了。我大哭了一场，所幸后来梦到他好几次，总算稍得宽慰。

## 时间的伏笔

□沈家门中学2024级15班 徐锦轩

少年之事，如同落了灰的老照片，初时只是对青春的记录，可待你回望抚摸之时，却又发现那灰仿佛也刻着时间的印记。

初中时，有两个同学因一点小事争执起来，那男同学气急败坏间，一把将女同学的铅笔盒扫落在地，里面各色文具撒了一地。旁边的我把身子缩了又缩，生怕卷入这场风波。

那日课后，语文老师唤我过去，窗外暮色沉沉，她的声音却清晰如钟：“同窗之间岂能只求独善其身？作为男生，你理应站出来，去制止这种事。”面对老师的批评，我不置可否。那时只认为沉默是保全自己的小小方舟，哪里懂得沉默有时亦是无声的纵容。

时光是一味奇药。后来再碰到类似争执，我的身体常于思维之前迈进一步——把自己横身挡在争执者中间。那一刻，似乎听见当年老师的话语在胸腔里轰然回响。扶起那位被推搡得差点踉跄倒地的同学，我用平静的目光直视着另一位，说：“都冷静点。”那声音含着某种连自己都陌生的分量。原来，所谓“担当”，需要足够的光阴才能成就。

其实，我与父亲之间，又何尝不是这样

一条需要时间丈量的路途？

更早几年，我也是叛逆的少年。父亲按他的经验指点我，我总梗着脖子表示不服气，认定他的那套陈旧过时。他教我使用煤气灶，反复叮嘱火候与安全，我听着只觉絮烦，心想：这点小事，哪用如此繁琐？后来，轮到我教他用智能手机的NFC功能，看着他笨拙地一次次把手贴在刷卡区，却总不得要领时，我竟也忍不住絮叨起来——那个瞬间，仿佛时光倒转，我竟活脱脱成了当初那个絮絮叨叨的父亲。父亲的鬓角已有霜了，对着小小屏幕，眼神认真得像孩童。角色互换的刹那，我竟一时失语。

那时的我才突然明白，亲情最深的牵挂，如同生命里那神秘的DNA螺旋——两条看似平行、方向各异的链子，在时光运转中，终究会彼此靠近，相互缠绕。无论开始如何背离，最终必然会在岁月的长轴上找到交汇的刻度。

于是恍然彻悟：时间，这不动声色的巨匠，原来早已在我们的生命旅途中埋下无数伏笔。年少时不明就里的袖手旁观，正是日后挺身而出的积厚流光；昔日对父亲叮嘱的厌烦，亦是未来理解他的无声序章。人生许多道理，只有等时光之水逐渐澄澈，水底之石的纹路才会慢慢显现。

如今的我终于明白：每个当下迷茫的伏笔，都在耐心等待时间将其揭晓成未来的答案。这答案是时光送来的礼物，蕴含着灵魂深处的醒悟——原来我们行过的路，步步都算数；那些当时惘然的，最终都成了生命年轮里无法磨灭的痕迹。

